

以勺作笔，融糖为墨，王金红的糖画摊前从不缺少顾客。

摊位前围得最多的还是孩子。他们兴奋地望着展示架上的兔子、小牛、花篮、凤凰，甚至还有奥特曼，这些糖画交错叠放在一起，好似一枚枚镂空的、闪烁着晶莹光亮的琥珀——

快乐的人画着甜蜜的画

本报记者 张智超

30多年过去了，在王金红眼里，人们买糖画时的兴奋劲儿一直没变。他们还是喜欢围观师傅作画，喜欢在接过糖画时发出“哇”一声惊叹。

45岁的王金红是一名糖画手艺人，也是沧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。闻着香甜的糖稀味道，看着人们灿烂的脸庞，王金红觉得，世上再没什么事比制作糖画更能让她感到甜蜜的了。

快乐是相同的

王金红的糖画工作室在园博园承德园。每逢周末和节假日，她都会把摊子推到承德园门口，摊子周围总是围满了人。

孩子是糖画消费的主力军，路过糖画摊，没有几个不驻足的。他们兴奋地望着展示架上的兔子、小牛、花篮、凤凰，甚至还有奥特曼，这些糖画交错叠放在一起，好似一枚枚镂空的、闪烁着晶莹光亮的琥珀。

甜食总能让人感到快乐，而糖画给予的快乐是双倍的。无论男女老少，人们围在摊位前，看着王金红以勺作笔，融糖为墨，焦香的甜味仿佛有种魔力，能让时间倒流，让现实和记忆重合。接过糖画的那一刻，每个人都快乐得像个孩子。

这种场面总能让王金红回想起小时候——只要父亲的糖画摊摆出来，孩子们立刻就会围上去。买糖画前，要先转转盘。转盘被分成12个格子，12个格子对应着十二生肖，谁转到龙，就相当于中了大奖。这是因为花同样的钱，可以得到用料最多、体型最大、工艺最复杂的糖画。

不过如今不太一样了，现在的孩子更喜欢私人定制。顾客要什么，王金红就画什么，只需提供一张照片。

有一次，有个孩子想要赛罗奥特曼，王金红没见过，孩子又提供不出照片，她就让孩子把赛罗奥特曼的特点说出来。“我也不知道画得像不像，反正那孩子挺高兴。隔着30多年的时光，这股高兴劲儿和我们小时候一个样。”王金红时常在想，糖画手艺传承几百年，孩子们喜欢的形象换了一批又换一批，但快乐却是相同的。

幸福的苦差事

制作糖画并不容易，只要不是体型特别大、画起来特别复杂的形象，都要一笔完成，至于线条粗细则全靠手上功夫。比如画眼睛，要先画一个细细的圆圈，然后再把圆圈填实。以勺作笔，手上感觉稍有差池，眼睛就变成了糖饼。

比画更难的是熬糖。糖稀对火候的要求很高，要控制在110℃到120℃之间，高了低了都不行。为了防止糊锅，熬糖时，还要全程盯着、不时搅拌，整个过程要持续两三个小时，腰酸背疼是免不了的。至于糖稀熬没熬好，则只能通过糖丝长度和糖泡大小辨别，这就靠手艺人的眼力了。



▲在王金红心里，世上再没什么事比制作糖画更能让她感到甜蜜的了。



◀制作糖画并不容易，以勺作笔，融糖为墨，线条粗细全靠手上功夫。

但在王金红眼里，这些都不算什么。

她10来岁就跟着父母一起熬糖。那时候用的是煤油炉，不光冒黑烟，火力也不好控制，经常一熬就到大半夜。

王金红父母觉得这行当太辛苦，一份糖只卖三五分钱，画成糖画也才两毛钱一个，付出与获得不成正比。即便这手艺养活了家里几代人，他们还是不愿意让女儿学习。

可困难再多也抵不过喜欢。因为喜欢，所有辛苦在王金红眼里都成了乐趣。

重逢的甜蜜

凡事都有兴衰更迭，老手艺也不例外。时光流逝，王金红慢慢长大，原本深受孩子们喜爱的糖画，也逐渐被各种零食替代。

这些年，王金红修过手机、干过美容，10来年前，还与入合资开了一

家养生馆。她一度认为，制作糖画的那把勺子，再也没机会捡起来了。

直到2022年底，王金红的丈夫、市级非遗释心斋葫芦烙画代表性传承人陈晓飞，准备组织一场非遗进校园活动，为了丰富项目，他把王金红也邀请请了进来。

20多年没制作糖画了，王金红既紧张又兴奋。她连夜熬了一锅糖稀，试着画了一只生肖兔，“还好，小时候的手艺没丢。”

在那次活动上，一共有20多项非遗、老手艺亮相，就王金红摊位前聚集的孩子多。到最后，糖稀都用完了，孩子们还舍不得离开。

世间最美好的相遇是重逢，糖画之于王金红也是如此。

她重新燃起了希望，白天在养生馆忙活，晚上在家练习制作糖画，甚至不惜推掉许多客户。很多人不理解，“放着挣钱的买卖不干，整天摆弄糖稀，简直着了魔。”

王金红自有她的底气——她带糖

画手艺走进校园，每次授课，学生多到桌椅板凳不够用。王金红坚信，“只要孩子们喜欢，这门手艺就一定有未来。”

去年下半年，她把工作室搬到园博园承德园，每逢周末、节假日，排队买糖画的游客从门里排到门外。不在工作室的时候，王金红会提前把做好的糖画放在门口，并立上一块写有“扫码自取”的牌子，“收款的消息一条接一条，人们还是喜欢糖画的。”王金红高兴地说。

如今，王金红在糖画上花费的精力越来越多，就连养生馆都无暇打理。有人问她：“万一以后糖画过时了，没人买了怎么办？”王金红停顿了一会儿，笑着说：“快乐和甜蜜，一千年也不会过时！”



本报记者 张智超

“我们为轮台中学生上武术课”

再有几天，贾跃杰和刘汶征就要离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第一中学了。他们是沧州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学生。一个多月前，他们来到轮台，教当地学生练习武术。

近年来，随着两地文化交流不断深入，在轮台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传统武术，其中就包括轮台县第一中学的学生们。为此，轮台县第一中学开展了“文化润疆 武术进校园”活动，并在沧州市援疆前方指挥部与轮台县教科局的协调对接下，与沧州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取得了联系。贾跃杰和刘汶征成为首批来到轮台县第一中学的武术指导老师。

“以前，我们作为代课老师参加过多次武术进校园活动，当得知有机会能帮助轮台的中学生学习武术时，心里特别激动，都盼着早点来到这里。”贾跃杰和刘汶征说。

轮台县距离沧州3000多公里，两地气候、饮食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别。因为水土不服，刘汶征刚到轮台就发起了高烧，一个星期后才完全康复，但即使发烧，他也没有耽误一节课。他说：“我们在轮台的时间只有两个月左右，而习武最重要的就是坚持，我们的目的不只是教会当地学生某一套拳法，也想把武术文化、武术精神分享给大家。”

在轮台县第一中学，贾跃杰和刘汶征一共负责5个班级，他们利用体育课教学生练习中国传统武术基础拳法——五步拳。“同学们很喜欢武术，不光在体育课上练，在家里也练，还经常问我们问题，有的甚至想走专业道路。”贾跃杰说。

4月初，轮台县第一中学武术队正式成立，成员一共45人，他们都是贾跃杰和刘汶征的“徒弟”。此外，贾跃杰和刘汶征还利用课余时间编排了一套武术操，全校学生每天都

会练习。

“武术进校园活动不仅有助于打造独特的校园文化，还能帮助学生强身健体，培养他们的勇气和毅力。我们



在轮台县第一中学，贾跃杰和刘汶征教学生们练习武术。

梦想的意义 不仅仅是实现

知 言

周末到公园遛弯儿，篮球场上一个特殊的身影吸引了我的注意。

他看上去40岁上下的样子，身材并不魁梧，但足够精壮，运球、上篮一气呵成，一看就是长年打球的老手。但这些并不是最引人注意的地方——他是一名残疾人，左臂小臂以下空荡荡的。趁他休息，我们聊了几句。他从小就喜欢篮球，也曾是体校的一名篮球生。那时候，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职业选手，即便成不了职业选手，做一名篮球启蒙教练也行。

可是，一场意外，让他变成了现在这样子。

他也曾迷茫、沉沦，觉得人生失去了目标，好多年后才从“泥潭”中爬出来。“不甘心又能怎样呢？日子不过了？”说完，他就回到了球场上。

这不禁让我想到一段关于梦想的文字：“梦想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实现，还包括在努力实现的过程中，收获逐渐变强的自己，并时刻提醒我们，去努力变得更好。”

生活不会因为梦想的实现或破灭停下脚步。很多时候，面对梦想，我们的付出

与坚持并不能立竿见影，甚至有时看上去似乎是徒劳，但这并非毫无意义。就像球场上那个特殊的身影，于他，成为职业选手的梦想已经无法实现，就连实现第二选择似乎也希望渺茫，可他依然重新回到了球场上。

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，我们会遭遇各种困难和挑战，陷入焦虑和迷茫，甚至随时都有可能面临梦想的破灭，但我们仍要保持耐心和信心，因为梦想的意义不仅仅是实现。

梦想给予人们方向和目标，给人们带来激情并赋予人们有意义的生活。心怀梦想，并且愿意付诸行动，这才是梦想存在的意义。

看着篮球场上那个特殊的身影，我觉得他仍在逐梦。球场上的他，不是随波逐流的漂泊者，而是驾驶梦想之轮的船长，他分明在说：“虽然成不了职业选手，但篮球永远是我的梦想。我还能在球场上奔跑，还能感受打球带来的快乐，这就够了。”



20岁那年，刘士雪结婚成家，同样是在那一年，她踏上了公益路。照顾孤寡老人，免费救治家庭困难的病患，帮助有需求的人创业、就业——

34年， 她在公益路上前行

本报记者 张智超

晚上10点，54岁的刘士雪推开家门。她刚刚走访完村里的几位老党员，满身疲惫，心里却很畅快。

家住肃宁县尚村镇内村的刘士雪，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养殖能手，也是肃宁县巾帼志愿服务队副队长。从事公益活动这些年，她早就习惯了每晚这个时候才能到家。

把孤寡老人当作家人

不管多忙，每个星期三的上午，刘士雪和巾帼志愿者服务队的小伙伴们，都会挤出时间、备好食材，到尚村镇的孝老食堂为老人们服务。

她们这样做已经有一年了。为二三十位老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更何况，她们还要为老人们洗澡、理发。天气不好时要把饭菜送到老人家里，逢年过节还会带上孩子来为老人们表演节目。

在刘士雪和大家的努力下，尚村镇孝老食堂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食堂，越来越多的老人把这里当成第二个家。80岁的冯顺通没结过婚，无儿无女，这些年一直独居。他说：“以前一个人住惯了，从来没计算过日子。可现在，每天就盼着星期三能早点到。”

刘士雪又何尝不是如此。早在孝老食堂成立前，她就经常到孤寡老人家里做公益，帮老人做饭、收拾家务，陪老人聊天……在她眼里，这些老人就和自己的亲人一样，几天不见，就想他们。

一条路走了34年

刘士雪20岁结婚成家，同样是在那一年，受丈夫影响，她踏上了公益路，一走就是34年。

刘士雪的丈夫张振国是一名残疾人，早些年开过门诊。身为医生，再加上残疾人的身份，张振国对弱者的遭遇更能感同身受，为困难群众免除医药费是经常的事。刘士雪结婚后才知道丈夫时

常接济弱势群体，她一边庆幸自己没嫁错人，一边默默记下那些需要帮助的病患，尤其是那些孤寡老人。对于他们平时吃什么药，家里有什么难处，刘士雪都一清二楚。

不忙的时候，刘士雪就到这些弱勢病患、孤寡老人家里，帮忙收收庄稼、干干家务，又或者隔一两天为他们做一顿饭。虽然做不到天天如此，但依然能让他们感受到如家人般的关心和照顾。

后来，刘士雪和丈夫改行干起了养殖，依然有不少弱勢病患前来问诊。刘士雪就带着他们到其他诊所看病。她这边跟医生说“病人是俺亲戚，医药费俺出”，另一边又和病患说“医生是俺亲戚，看病不花钱”。但实际上，刘士雪与他们非亲非故，所有费用从来都是她出。

从一个人到一群人

2021年，刘士雪当“官”了。那一年，肃宁县成立巾帼志愿服务队，长期从事志愿服务活动的刘士雪被任命为副队长。“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。以前我总在想自己能帮多少人，现在思考更多的是能带动多少从事志愿服务活动。”刘士雪说。

策划活动、四处宣传……光是在内村，刘士雪就发展了14名村民加入巾帼志愿服务队。如今，她们都成了“顶梁柱”，每个星期三的上午，都会和刘士雪一起到镇里的孝老食堂服务，不管多忙都是如此。

这几年，肃宁县的电子商务发展很快，很多人借此赚到了真金白银，刘士雪也发现这是个“宝矿”，“这买卖不错，技术门槛低，能学会道就行；投资金额也不大，往小了说，有个手机就能干。”她鼓励引导志愿者学习电子商务，学成后，再把技术教给有创业意向的人们。

在很多人眼里，她如同一个原点，源源不断地向四周发散着善意。